



《水浒传》情节指瑕

阳建雄

〔摘要〕学界对《水浒传》情节总体上有“曲折变幻，波澜起伏，错综杂出，摇曳多姿”之评，认为情节设置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高超的小说艺术水准。但不可否认的是《水浒传》在情节安排方面也同时存在着诸多明显的缺陷，如情节不真实、雷同现象比较严重、情节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运用巧合手法结构情节时有“弄巧成拙”之嫌等，是全面认识、评价这部作品时无可回避的。

〔关键词〕《水浒传》；情节；缺陷

〔基金项目〕湖南省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建设学科与船山学研究基地联合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阳建雄，1968年生，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8）。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3-0249-04

学界对《水浒传》^①情节有“曲折变幻，波澜起伏，错综杂出，摇曳多姿”^{〔1〕}之论，认为其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水浒传》这部小说在情节安排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本文拟从如下四个方面分析这部小说在情节安排方面存在的缺陷。

一、情节失实

巴尔扎克曾指出：作家“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一部作品如果失去了真实性，那么它就不能取信于读者，甚至还会引发读者的厌恶。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吗？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并不意味《水浒传》在真实性方面就无懈可击；相反，我们若用真实性原则来衡量《水浒传》就会发现其情节构成还存在着许多违背情理的地方，试以武松打虎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武松打虎见于小说的第二十三回，是《水浒传》中的名篇。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水浒传》作者对老虎的外貌、习性“观察入微，了如指掌”，所以武松打虎一节“写得逼真形象”。——武松打虎真的写得“形象逼真”吗？对于这个问题，早在清代，刘玉书、夏曾佑就表示了否定的看法。刘玉书、夏曾佑认为：武松“双手按虎之顶”来打老虎，实在是一个很拙劣的方法，因为这样非但打不死老虎，还会被老虎弄伤。刘玉书说：“打虎武松之双手按虎之顶而踢之，虎负痛力疾，前爪抓地成

渠云云。但虎之性情，余固不知，虎之形状，见之审矣。其前后爪皆可遍及周身，常以爪搔其首，若按其项，则两臂必被抓伤，虎爪甚利，木可穿，石有痕，况人乎？虎之通体如猫，曾见人按一猫之项，转瞬间手与腕血肉狼藉矣。”^{〔2〕}夏曾佑则说：“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3〕}老虎属猫科动物，身体异常灵活，“前后爪皆可遍及周身”。一般说来，如果不出意外，当老虎的头或项被武松按住之后，老虎会迅速扭转身子，用利爪对武松进行攻击，而绝不可能像小说所描述的那样，咆哮之余只能用四只利爪“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水浒传》关于武松打虎的描写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不足为信。

除武松打虎外，《水浒传》中不合情理的情节还有很多，兹再举三例：

一者，第六回：鲁智深经过赤松林时，遇上了在那里剪径的史进。鲁智深提着禅杖就打，史进捻着朴刀来斗。“两个斗了数十合”，“又斗了四五百合”，史进觉得对方的声音很熟，便“跳出圈子外”打探鲁智深的姓名，于是两个人相认。按：史进途经渭州时，就遇上了鲁智深。两人相见恨晚，一起喝酒、聊天、帮助金氏父女，成了好朋友。他们于赤松林再度相遇时，距渭州分别还不到半年。在他们由分别到再度相逢的这半年之间，鲁智深由军官变成了和尚，史进一时间认不出来倒也情有可原；但让人不解的是在这半年之间，史进的外貌并没有发生变

①文中所引《水浒传》文本均出自《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化,鲁智深在与史进交手几十个回合之后竟然没有认出史进来,情节设置颇不合情理。

二者,第三十二回云:“离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旁边土墙里走出一只黄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时,一只大黄狗赶着吠。武行者……便将左手鞘里掣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赶。那只黄狗绕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将去,却砍个空,使得力猛,头重脚轻,翻筋斗撞下溪里去,却起不来。冬月天道,溪水正涸,虽是只有一二尺深浅的水,却寒冷的当不得。”按:此情节明显有两处失真。第一,武松徒手就打死了景阳冈上的老虎,可面对酒店中的一条黄狗时,却是如此狼狈。难道酒店中的这条黄狗比景阳冈上的老虎还要厉害?——这个情节显然不合情理。第二,武松喝酒的这家酒店位于山东东北的青州地面,时值“冬月天道”,依常理而言,酒店旁的小溪应该已被冰封住了,不可能还有“一二尺深浅的水”,小说的描述显然缺乏生活依据。

三者,第四十七回云:“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吵闹。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石秀……悄悄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那老人道:‘说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魔法师,闪入村里来。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报与庄上大官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去,因此吃拿了。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按:钟离老人一直陪石秀在自己家里说话,直到杨雄被抓住之后才与石秀一同从屋子里出来,对杨雄被抓之经过应该是不了解的。可当石秀问他屋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居然把杨雄被抓之经过说得头头是道。——很显然,此情节纯属作者的臆造。

诸如此类的情节在《水浒传》中还有,此不一例举。

二、情节雷同现象比较严重

我国明清小说中的雷同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李渔认为《水浒传》不在此列,在《闲情偶记》卷三中云:“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我们认为,相对于元明清时期的其他小说,《水浒传》在“勿使雷同”这

方面还算做得好,但如果拿它跟《红楼梦》甚或《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其故事情节安排中的因袭雷同现象就显得比较严重了。对此,陈东林有过论述:“《水浒传》在故事情节的描写方面……最明显的弊病就是有的时候故事情节雷同或似。……在描写卢俊义被董超、薛霸押送的故事中,其主要的和基本的故事情节,几乎与押送林冲时的故事情节如出一辙。只是林冲是被鲁智深救下,而卢俊义是被燕青救下,在救人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这种极端雷同的描写,出现在同一本书中,实在令人感到惊讶,只有在《水浒传》中才能见到,其他经典名著决无此例。”〔4〕关于情节雷同,我们再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说明。

1. 战争情节千篇一律。为了塑造梁山好汉群像,《水浒传》设置了大量的战争情节,如智取无为军、打青州、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打东平府、打蓟州等。然而,我们如果将这些情节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模式,即:几个好汉混入城中或赚开城门——放火——大队人马攻城,对方不堪一击——杀死仇家或对方主帅一门老幼——装运钱、粮、物而还。基本沿袭了相同的套路。

2. 朝廷军官之落草情节流于程式。在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有不少原是朝廷派来征剿梁山的军官,如秦明、彭玘、韩滔、凌振、关胜、宣赞、郝思文、索超、单廷珪、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关于这些人落草之故事,在《水浒传》中占据了不少篇幅,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综观小说对这些人落草过程的叙述,除秦明之外,均陷入了一个固定的套路,那就是:奉命出师时豪气冲天,欲平梁山而后快——两军对阵时,大骂梁山或宋江——兵败之后,束手就擒——梁山劝降时,叩首归顺。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水浒传》中,关于这些朝廷军官之落草故事,不仅整个情节模式的设计流于程式,甚至一些细节的安排,如朝廷军官出征时的豪言、对阵时的骂语、归顺时的“叩首拜降”,宋江劝降时的“解缚”、“扶住”、“陪话”、“相待筵宴”甚至“让位”等,也非常相似。

3. 《水浒传》中关于宋江等“逼”卢俊义、秦明、朱仝、安道全等到梁山落草之情节几无二致:宋江需要——吴用设计——梁山釜底抽薪断其后路——不得已权寄身水泊;关于宋江等“赚”金大坚、萧让、李应、杜兴等进水泊聚义之情节大同小异:宋江需要——吴用设计——骗取本人上山——家眷亦被骗来——无奈落草。



9 771001 619003



此外,《水浒传》中宋江行走江湖时与好汉们巧遇之情节、梁山好汉在征方腊时匆匆阵亡之情节等,均缺少应有的变化。

三、情节逻辑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

情节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表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小说情节应有机统一于人物形象塑造、主题表达之中,逻辑上不能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水浒传》情节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与惊人的。兹举数例:

1.《水浒传》第三十二回云:“宋江道:‘……此间又离清风寨不远,我这两日正待要起身去……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便是跟着哥哥去,倘或有些决撒,须连累了哥哥。……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道:‘……你……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武松听了……下了四拜。”据引录的这段文字可知,武松尽管犯下了重罪,“遇赦不宥”,不见容于朝廷,但还是打算以招安作为出路;不仅如此,凡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在梁山一百零八人之中,最早提出提出“招安”二字的人就是武松。可是当宋江在菊花之会上踌躇满志地写下了一首《满江红》词并让乐和演唱时,武松却第一个对“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一句表示不满:“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武松对于招安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小说并未进行交待,造成了情节上的前后矛盾。

2 第三回云:“鲁达看见众人看榜,挨满在十字路口,也钻在丛里听时,鲁达却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经略府指挥使司该州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里?’拦腰抱住,直扯近县前来。”由此段文字可知,鲁达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然而小说后文之中的鲁达却是识字的,试择相关文字引录如下:

第六回:鲁智深……抬头看时,却见一所败落寺院,被风吹得铃铎响。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

第八十九回:长老说罢,唤过智深近前道:“吾弟子……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鲁智深拜受偈语,读了数遍,藏于身边,拜谢本师。

第八十九回:鲁智深……又问寺内众僧处,讨纸笔写下一篇颂子……颂曰:“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水浒传》中的鲁达到底识字还是不识字呢?毋庸赘言,《水浒传》前后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3. 第五十五回云:“宋江急急上船,便传将令,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宋江……计点众头领时,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晁盖便……请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由此可知林冲、雷横等受伤后被送回山寨养病去了,但本回后文写梁山战凌振时却说:“朱仝、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凌振……便杀过去。船行才到波心之中,只见岸上朱仝、雷横鸣起锣来。”据此则雷横并未回山寨养病。——雷横受伤后到底有没有被送回山寨?小说第五十五回前后的说法很显然是相矛盾的。

4. 第六十五回云:“且说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趲行,时值冬尽,无雨即雪。”察此话之意,宋江背上长疮和张顺往建康府请安道全这两件事应该发生在十二月下旬。然小说第六十六回云:宋江病愈之后,“便要催趲军马下山,去打北京。吴用道:‘即今冬尽春初,早晚元宵节近,北京年例大张灯火。我欲乘此机会……救难破城。’”据此则“冬尽春初”之际,宋江大病已愈。很显然,两回中关于宋江生病之时间是不一致的,两者之间至少差了一个月。

四、巧合手法太过牵强

《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跟中国古代的其他小说相比更注重故事的传奇性。为了追求故事的传奇效果,《水浒传》大量使用巧合手法来结构情节,“表现出‘无巧不成书’的小说特色”〔5〕。综观《水浒传》中的巧合手法,我们认为大部分还是运用得很恰当的,在小说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用,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中之巧合,对推动情节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环,《水浒传》关于林冲的故事肯定就会戛然而止;又如高俅因踢球而得端王赏识并最终荣升殿帅府太尉之情节中的巧合,既有利于推动故事的发展,还艺术地揭示了宋代社会腐败、黑暗的社会环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水浒传》中的巧合手法是用得比较成功的,但我们认为并非书中所有的巧合手法都达到了同样高的艺术水准;相反,就某些具体的情况而言,也有强捏巧合、故弄玄虚之嫌。金圣叹曾对燕青在上梁山搬兵救卢俊义的途中巧遇“梁山之人”一事提出过质疑:“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来打听,则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为梁山之人也。”〔6〕又如马幼垣先生认为关胜与关羽时隔九百年,其相貌、举止、所用之兵器甚至坐骑都与关羽“悉数相符”,巧则巧矣,然而会使人误认为关羽的赤兔马也成了“祖传宝物”传给了关胜,实在不通。〔7〕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兹再举两例。

1. 第三回关于鲁达在代州雁门县十字路口巧遇金老之情节缺乏必要的伏笔照应,让人一看就觉得是在造假。鲁达在打死郑屠之后,“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个月之上”,从渭州来到了遥远的代州雁门——客观地说小说这样写并无不可,然而结合小说中金氏父女为避郑屠报复已先随“京师古邻”来雁门之情节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鲁达来代州雁门之事实太巧合了,以致令人难以置信:毕竟从渭州到代州雁门的直线距离差不多有七百公里,鲁达与金氏父女事先并无约定,慌不择路之际,怎么就那么巧也走到了代州雁门呢?以至于鲁达一进入烟凑集的雁门城,就在通缉令前遇上了自己帮助过的金氏父女,事情之巧合足以让人目瞪口呆。

2 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之巧合不合情理,很难让人信服。根据小说第五十一回的描述,雷横打死白秀英之情节主要建立在下面多个巧合之上:李小二把雷横领到勾栏后,“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当白秀英向雷横讨赏时,雷横身上没带钱;白氏父女不知道雷横的身份而对之进行奚落;白秀英教禁子搠扒雷横时,雷横的母亲正好来送饭。以上四处巧合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如果少了其中的任何一

处,小说情节的推进就不可能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既然这些巧合对小说情节的发展非常重要,那么它们就应当经得起读者的反复推敲,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四处巧合中至少有二处显得很牵强,让人一看就觉得不可信。第一,李小二只不过是郓城的一个帮闲,他陪雷横去勾栏看戏就是为了讨好雷横。把雷横领到勾栏后,他怎么可能却把雷横“撇”在那里,自己一个人跑到勾栏外面去喝酒呢?第二,雷横在郓城县做了多年的都头,认识他的人肯定不少。当他出现在勾栏时,理当有许多人与他招呼,白氏父女怎么可能不知道眼前给不出赏钱的人是雷横而对他大加揶揄?退一步来说,即便白氏父女真的不知道眼前给不出赏钱的人是雷横,但当“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时,从常理来说,原有意巴结雷横的白氏父女至少该以“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却才甚是冒犯,望乞怜悯恕罪”之类的俗语来敷衍雷横,哪还会为了几个赏钱而对雷横大加奚落呢?

综上所述,《水浒传》这部小说在情节安排方面确实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然而长期以来,却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批判,这不利于《水浒传》研究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全面、准确评价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水浒传》“缺点的辨析与优点的评析同样重要”〔8〕。对《水浒传》之情节缺陷进行批判,其意绝不在贬低《水浒传》,而是为了帮助读者去芜存精,更全面地认识《水浒传》这部经典名著。

〔参考文献〕

- 〔1〕马积高等:《中国古代文学史》(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
- 〔2〕刘玉书:《常谈》,《水浒传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91页。
- 〔3〕夏曾佑:《小说原理》,《水浒传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23页。
- 〔4〕陈东林:《〈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存在雷同的毛病》,《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 〔5〕张国风:《话说水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 〔6〕金圣叹:《贯华堂刻〈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水浒传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4页。
- 〔7〕马幼垣:《水浒二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48—263页。
- 〔8〕马幼垣:《水浒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99页。

【责任编辑: 溶悦】



9 771001 619003